

图书馆学教育改革探讨

王占林 庄子逸

(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

研究中国问题多年的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澳格尔,今年在我国考察了三个月后,发表了《向中国四化建设进一言》一文,其中第一点就是“中国必须迅速改进各个领域的情报工作”。确实,经过三年多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对这一点的认识也日益深刻。要改进我国落后的图书情报工作,就要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最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原来的二所高校发展到今天二十多所高等院校设置了这方面的系科,在校学生一千多人,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仅有数量的增加,没有质量上的提高是不行的,应当看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状况在专业教育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本文分两个部分论述。(一)对有关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二)从图书馆事业人才组合结构方面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全面地分别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一)

1. 传统图书馆学及教育与飞跃发展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不相适应的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三个重要特点正以不同的角度冲击着教育,向教育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图书馆学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图书馆学影响很深,历来把图书馆学作为文科对待,专业课程内容陈旧,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又占很大比重。三十年来,培养的人才90%以上是文科方面的人才。直到现在,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实行文理分科教学的学校仅占20%左右。同时,受苏联早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至今也还存在,表现在只注意培养大众图书馆方面的人才,不注意培养科学图书馆各种类型的专业图书馆方面的人才。显然,这同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四化建设的需要是极不相适应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探讨图书馆学教育的时候,毫无疑问,首先就要了解现代图书馆事业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和它正在变化中的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工作人员提出了哪些新的更高的要求。

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今天,它在许多方面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涵义。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最近三十年来的发明创造,已经超过了过去三千年的总和,作为科研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科学文献相应地成倍增长,国外称为“情报爆炸”,数量的激增促使人们用缩微胶卷、唱片和磁带来替代,这样,图书馆的物质基础——馆藏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深刻的变化。从技术和发展趋势来看,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正在逐步代替落后的手工操作,同

时又改变着图书馆事业的整个结构和格局，自然科学日益渗入图书馆学之中。同时，还应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分工进一步专门化而带来的技术后方专业化，专业图书、情报部门已经蓬勃兴起。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工作已经从一般的图书登记、分类编目、图书流通的传统工作基础上，渗入到图书文献内容中去，图书、情报工作日趋统一。图书馆员所处理的知识单元越来越小，反过来图书馆工作就对图书馆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深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以上可看到图书馆事业正在进行着一个重要的变革。

我国图书馆事业有悠久的历史，但不能背上传统的包袱。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图书馆事业这个“天”已经变了，作为“道”的图书馆学难道仍能不变吗？“传道”的图书馆学教育仍能不变吗？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学教育中，一年中竟有三门课程都专门谈到中国文字的起源。这种着重于历史的回顾应该结束了，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向前看，要学习新理论，探讨新问题，研究新技术，掌握新方法。毫无疑问，就要压缩传统课程，增加情报学、现代技术方面的新课程，实行文理分科，分别培养图书情报事业方面的各种人才，特别是要培养更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情报工作者，这是多年来欠下的“债”。

2. 要不要进行专门化教育问题

图书馆学教育仅有文理之分还不够，还应该下设一些专业或进行专门化教育。因为图书馆事业由图书、情报、档案多方面组成，人才的结构也较复杂，所以完全有必要按各种人才的特殊要求进一步有区别地进行培养。但是，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学校都在进行笼统的一般化施教。

进行专门化教育和定向培养是否和当代教育背道而驰呢？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因为

有资料表明：对科学作出最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一些通才。而在美国二十年来教育改革的总趋向之一是——重点大学本科生教育都在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不在系内设置专业或专门化，避免过早地引导学生进入专业训练。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是对于外国的经验要作全面的分析和正确的理解，一种形式的出现往往有一定的条件背景，由另一种形式在作为补充，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加分析地搞“一窝蜂”、“一阵风”。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的尤格特·载勒写的《高等教育的新任务和新形式》一文，从中可看到当代教育的另一种趋向。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的发展，对现阶段高等教育提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有高度熟练技能的专家来满足现代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要求。一方面根本改变传统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另一方面建立大量的专业化高等学校，就是试图满足社会在这方面的新要求。最近十年来，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教学，以适应专业训练的要求。”

如以物理学教育为例，1956年在美国注册的共有10个领域74个专业，而到1968年便发展到12个领域154个专业。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发生综合化，但微分化还将继续，所以美国只是在部份重点大学采用系以下不分专业的教学法。一个胖得发愁人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身上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可以说还是一门年轻的事业，正需要深入发展下去，任何人为的限制都是作茧自缚。对待外国的经验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而且各个学科的教育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有其固有的特点。就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为例，粗看一般似乎是不分专业的，其实则不然，美

国图书馆情报学院招收的是各种学科的大学生，这就首先具备了某个学科方面的知识，再经过二年的培养，第一年学习图书馆情报学的一般课程，第二年则按学生志愿分别专门学习法律图书馆、医学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的课程。可见，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表面上看来一般是不分专业，但实际上的内容是专门化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是采用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为主的，学生在接受图书馆学教育之前，还没有具备某方面的学科知识，所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要考虑本国这个实际情况，根据四化建设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专业或进行专门化教育，培养一大批有质量的知识专深的图书情报事业某方面的专家。

3. 知识结构与课程设置问题

确定了专业，就要考虑到设置相应的课程，探讨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同图书馆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问题关系密切。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一般的说法总是讲知识面要广，但是到底要广到什么范围，深到什么程度，却缺少应有的探讨。抽象地、笼统地理解“知识面要广”必定造成课程设置上的庞杂、缺乏联系，这一点在最近二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尝试（主要是在一些新设图书馆学系科的学校）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课程设置从古代汉语到外国文学，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从版本学到情报学，从中国通史到电子计算机，还有物理、化学、生物等种种课程。似乎图书情报人员就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但是实践证明效果并不佳。课程多，内容广，时间是个常数，这必定带来课时特紧的问题，不但学生在短短几年中消化不了这么多知识，就是教师教学也有困难，难以循序渐进，难以深入，最后往往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真正所得甚少。这譬如掘井，尺余即止，虽掘多口，终不得水，不如少掘几口，掘得深一点，倒能取之无尽。但是究竟哪些地方该

掘？哪些地方不该掘呢？图书馆向来被称为知识的海洋，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一集于此，作为一个图书情报人员究竟该具备哪些知识呢？中科院图书馆的一位老馆员积几十年工作经验，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综合性”的读者，也不会有通晓百科的“综合性”馆员。古代哲学家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此，我们认为课程设置要考虑到知识结构，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可以概括地分为三个方面：（1）语文（包括外语）知识。（2）图书馆情报学知识。（3）工作所涉及的有关学科知识。必须指出，这三个方面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在两个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之间的差异有的也是很大的。如一个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则要有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基础，精通目录学、版本学、校仇学、熟悉中国史（包括文学史、哲学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图书史、艺术史）等。但一个从事图书情报应用技术方面工作的，就要有理工科方面的知识和外语为基础，掌握现代技术并能应用于图书情报工作中去，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控制论、数量信息论又与之相关。就是同样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情报工作，学科知识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很大分别。可见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是具体的。下面是我们对“知识面广”的理解：

（1）图书情报人员与科技人员相比，除要懂得一定的学科知识外，还要掌握图书、情报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而言，就是“广”。

（2）科技人员的学科知识同图书情报人员的学科知识是有区别的。如科技人员可以专攻某一学科的某一分支，但图书情报人员就要对该学科整个领域的知识有个基本和广泛的了解。

（3）“广”还表现在要求图书情报人员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了解。如专业知

识方面：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情报学与科学学、未来学。学科知识方面以物理为例，如物理化学、化学物理等。因为现代科学的“积分化”和“微分化”要求图书情报人员在各个学科的科学之间充当媒介。

以上可见，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面要广是确实的，但这个“广”是相对的、具体的、有界的。

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在看了公孙大娘的舞剑之后，深受启发，他的草书从此龙飞凤舞，达到了绝妙的境界。用古代的话来说，这是“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用现代的话来说，则是“尽可能广地涉猎相邻领域的新成就并引用于本领域，在这些结合点上往往产生意义重大的突破”。这就是“广”的好处。但是如果怀素对书法艺术没有精深的研究和深厚的功底，看了再好的舞剑也会无动于衷的。一个没有透彻掌握本专业的人难以借鉴利用它领域的成就的。因此，从目前我们图书馆学教育情况来看，还是必须加强专业基础知识、学科知识和外语的教学。完整的说，就是把主要的课程跟有关的课程结合起来，构成同一定的培养目标的知识结构相一致的一定组合。是围绕着“专”的“广”，要分清主次，有侧重点。

4. 培养学生的适应性问题

看来，专门化培养图书馆事业各方面的人才才是无可非议的。最后的问题是如何缩短教育与实践的距离，解决“学”与“用”的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学生分配不对口，与其学非所用，不如样样学一点，将来能成为工作中的“百搭”，因而强调适应性。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消极而且有害的方法。离开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变化的现状，离开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各种人才的特殊需要，就谈不上适应性。现在我们一些图书、情报部门的工作之所以难以推进一步，也就是许多同志缺乏专深的知识，样样懂一点，样样不精通，只能在面上应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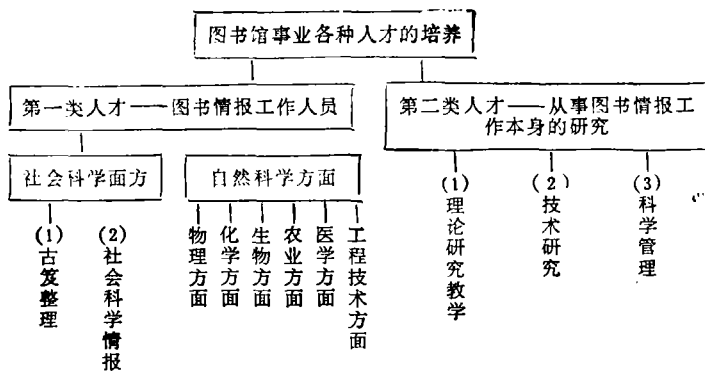
能在各自的点上深入下去。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从改进图书馆学教育着手。我们需要的是积极适应，而不是消极适应。学非所用的问题要通过改进分配制度、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和教学同科研结合，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来正确解决。上海市今年在报刊上介绍首届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学习情况，需要单位可提出申请，就迈出了第一步，开辟了学校与用人单位相联系的一条途径。但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应该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准备招生时就这样做，预先摸清图书情报界需要多少人，缺少哪些人才，这样教学计划才更符合实际，更能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同时，学校还可与主要的几所有代表性的图书馆、情报所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人才流通，解决目前图书馆学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且能解决在校师资在知识上只输出不输入的矛盾，以不断提高师资的水平。图书馆学还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学校加强与馆、所的联系，还可促进教学实习和科研活动的开展，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用新的知识来充实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具有真正的适应性。

对以上四个主要问题有个这样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第二部分就可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培养哪些方面的人才。

(二)

首先谈谈，两类人才的区别(见75页表)

第一类人才从事图书情报工作，他们整个工作是要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完成图书、情报的收集、综合分析，加工和检索，他们要研究图书情报的具体内容并作出评价，和文献学关系甚密。而第二类人才并不研究图书情报的具体内容，而是把图书情报工作本身固有发展规律当作研究对象，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采取何种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经济的办法来发挥图书情报最大的效应。这两者



的差别和教师同研究教育学工作者的差别比较相似，教师是所教授的那门科学学科的专家，如数学教师就无疑要是数学方面的内行。同时他还要利用教育学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教育学研究者就不可能、也不用是一切科学学科的专家，而是专门研究这些学科的一般教学理论和规律。对以上两类不同人才作这样的理解在图书馆学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比较清楚的界限，对第一类人才学科知识教育应占较大的比重，第二类人才就要以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知识教育为主。还应当看到，第一类人才的培养应占绝大多数，第二类人才虽占少数，但对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提高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水平将起很大作用，绝不能忽视。（长时期来对第二类人才的培养太忽视了）

接下来从第一类人才谈起

第一类人才分为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因此，相应的在图书馆学教育进行文理之分是必需的，并且还应该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按工作对象——图书文献年代和内容来进一步下设若干专业或专门化教育。

（一）社会科学方面应分别培养古籍整理和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两种人才，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1）古籍书数量之多，为世界罕见。仅以上海图书馆为例，就有130万册古籍书，15万种善本书。（2）质量之高，为世界瞩目。古代东方哲学盛行

于今日西方；从《诗经》到《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宝库；就是在科学研究上，古籍书也不但具备资料性，如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就在其三大主要著作中引证了一百多条古代中国资料；而且还具有情报价值，如有关人体特异功能，在《列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黄帝内经》中都有多方面的记叙，并把中医、气功与特异功能三者统一起来论述，对于今天的生命科学研究极有价值。（3）古籍书在图书馆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保藏往往也不与现代书相同，而是集中一处，分类也采用独特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整理方法，可见已自成体系。因此，从以上三点看，保管、整理、利用珍贵的古籍资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项特殊的重要任务，任何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的

工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古籍书的内容索引工作，我们还落后于日本。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区别于古籍书的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图书文献，其数量也是很大的，当今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在国外方兴未艾，而在我国则刚刚起步，今后必定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因此从目前起，就要开始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人才。

（二）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情报工作与四化建设关系尤为密切，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经验教训即指由于在资料不全、耳目不灵的情况下导致的许多重大的失策，教训是应该吸取的。现在各行各业都十分需要称职的图书情报人员去有效地工作，为科技人员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为领导者决策作参谋。这部分人的需要量是相当大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该把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作为主要的任务。鉴于自然科学支系庞大，至今已分化成2400门，因此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统于一个“理科”下施教是不行的，可从与生产，

科研密切相关的六大类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技术、医学方面来分别施教，对于少量的其它学科方面的图书情报人员，可实行分散到各系科去接受学科知识，集中在一起学习图书情报学专业知识的办法来培养。

第二类人才是从事图书情报工作本身的研究。

（一）理论研究人才和教师

应当看到，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相当薄弱。我国图书馆事业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受封建藏书楼的束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从收集——整理——加工——流通的图书馆学的理论，只有片断的，零碎的研究。老一代的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也大多是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专家，三十年来，由于对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没有充分的重视，又缺少同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因而造成两者的距离相当大。现在国外广泛采用的是运用信息论、博采论、图论、运筹论和数量统计来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而我们还基本上停留在一般的描述水平上，难怪我国图书馆界最近又有人再次提出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一块处女地，需要培养一批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开拓、耕耘、播种（即教学，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师尤缺）。不对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就不能指望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一个大的改观。

（二）技术研究人才

图书馆事业本身现代化的问题已迫在眉睫，现代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主要靠哪一方面的力量，这在国外是有教训的。苏联情报学家A.И·米哈依诺夫在谈到研制大型科学情报系统时说：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确的做法，不把任务主要委托给情报学专家，而是委托给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代表去解决，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图书情报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和经验，结果所设计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便是效能低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要改变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尽快培养一批懂得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方面知识的技术专家。

（三）科学管理人才

没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就不会有很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仅仅是设备落后造成的，实际上管理的混乱、组织机构的不协调，用人的不当、资金分配的不合理、制度的偏废、缺乏应有的指导和监督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电子计算机，管理工作搞好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工作效率和水平仍能较大幅度的提高；就是有了电子计算机，管理工作也不是可以不要，相反是管理工作的要求更精、更细，因此，图书馆科学管理方面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有计划、有组织的，通过三至五年的定向培养上述各种人才可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组合结构，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这样一支阵容强大的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面貌，才能大大提高图书情报工作水平。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就担当着这样一个重任。毫无疑问要培养各种各样的门类齐全的人才，采取一个模式下的笼统的教育是不行的。现在全国二十多个设立图书馆学系的大专院校应该分工合作，结合本校的特点、师资情况，分别确定以上一种或几种人才为培养目标。然后在学生来源、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学习年限、课程开设、教材教法等实行多样化，这样比较符合千差万别的图书馆事业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在各自教育实践中形成特色，通过比较，促进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本文提出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上的几点意见，以期引起深入探讨。